



# 《木兰从军》的艺术特征与演唱风格研究—— 基于变奏曲式结构与人物形象塑造的视角

桂晓敏

(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西, 鹰潭 335000)

## Research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singing style of Mulan in the army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variation styl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zation

Guixiaomin

(Jiangxi Normal College Jiangxi, Yingtan 335000)

**Abstract:** the vocal music "Mulan joins the army" is adapted from the folk music "Mulan poetry"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is work not only inherits the charm of classical poetry, but also gives full play to the appeal and expression of vocal music.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Mulan in the army,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singing style of Mulan in the army. This paper will deeply analyze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Mulan in the arm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ations, the creation of personalized characters and the change of melody.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vocal singing skill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singing style of the work, in order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singers.

**Key words:** Mulan joins the army; Variation form; Melody change; characterization

**摘要:**声乐作品《木兰从军》改编自南北朝的民间乐曲《木兰诗》，此作品不但传承了古典诗歌的韵味，还把声乐的感染力、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通过对《木兰从军》艺术特征的研究，进一步探究《木兰从军》演唱风格的把握。本文会从变奏曲式的结构特性、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打造以及曲调变化等方面，深入剖析《木兰从军》的艺术特征。同时，结合声乐演唱的技能与情感抒发，探讨怎样精准把握该作品的演唱风格，以期为演唱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木兰从军》；变奏曲式；曲调变换；人物塑造

在当前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令人瞩目的声乐作品不断涌现。这些音乐作品借助互联网、电视、广播等现代传播媒介广泛传播于社会生活之中。《木兰从军》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自问世以来即被纳入音乐教育的教材体系，成为声乐学习者必修的经典曲目。该作品被誉为近年

来声乐领域中罕见的佳作。《木兰从军》是由王志信和刘麟共同创作的叙事性音乐作品，其灵感源自五言体诗，最初见于《古今乐录》，后被收录于《乐府诗集》，代表了北朝时期民族音乐的高峰<sup>[1]</sup>。该乐曲结构紧凑，叙事性强，作曲家王志信巧妙地将戏剧表现手法与豫剧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赋予



了作品丰富的情感内涵,使得整首歌曲既充满战斗精神又不失柔和之美,展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sup>[2]</sup>。

### 一、《木兰诗》的艺术特质分析

《木兰从军》这一作品在结构上展现出流畅与严谨性,并深刻体现了作曲家王志信的创作理念。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曲式结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曲调变化这三个方面。

#### (一) 变奏曲式的结构特色

变奏曲式构成了《木兰从军》音乐结构的核心特色。王志信作曲家巧妙地将豫剧音调融入作品中,对豫剧的“二八板”和“慢板”进行了创新性的改良,以此来描绘木兰从军后所经历的激烈战斗场面<sup>[3]</sup>。乐曲的首段利用豫剧音调来烘托音乐主题,细腻地表现了木兰内心的忧愁;第二段通过加快节奏,生动地刻画了木兰的急切与果断;第三段则通过弱拍转切分节奏的旋律,运用“垛板”技巧,展现了木兰的勇敢与勇猛,这种无间歇的过门形式将激愤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铿锵有力的曲式赋予了该段强烈的韵律感。第四、五段均采用弱拍转切分节奏的表现手法,人声与伴奏的织体无规律地同步,采用了二四拍和四四拍的混合节拍,使得整段音乐呈现出连绵不断、层层推进的效果,极大地增强了音乐的感染力和表现力。作曲家在这一部分融入了戏曲元素,进一步完善了木兰英勇抗敌、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并以再现战场情景的方式呈现给听众。在结束段,曲式以高音盘旋为主,这不仅是对花木兰英雄行为的肯定与歌颂,也提升了整首乐曲的精神境界<sup>[4]</sup>。

#### (二) 个性化、意境化、人性化的人物形象塑造

《木兰从军》中融入了大量民间故事的元素,但其核心在于抒发真挚情感和解读人物内心世界。作品中人物形象与音乐创作的高度融合,充分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形象和人性。尽管描述的是民间故事,但作品本质上更多地是对情感的抒发和对人物内心的深入解读<sup>[5]</sup>。当形象与音乐融合时,音乐人物的个性、人性以及音乐的意境、意蕴得以升华,显著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品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是个性化,全曲从“花木兰”的视角出发,详细描述了代父

从军的动机,作曲家跳出了传统创作模式,创新性地运用不同的音乐结构来烘托主题,深刻把握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使得全曲充满个性。其次是意境化,王志信创作的这部音乐作品具有强烈的画面感,音乐响起即为听众营造出鲜活的木兰形象,尤其在每个乐段的前奏部分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三是人性化,作品中的“花木兰”形象依据《木兰辞》中的描述,将真实的人物和事例融入音乐情感之中,时而柔美的韵律、时而豪放的节奏,生动地传递出人物的情感,“花木兰”这一形象因此更加栩栩如生<sup>[6]</sup>。

#### (三) 承上启下的曲调转换设计

《木兰从军》的乐曲首段采用慢板,内容描述了木兰得知父亲即将从军的情形,旨在表现亲情的深厚,曲调为D调,为故事的起因做了铺垫。第二部分为了凸显木兰的忧虑,速度加快至中板,曲调由D调转为C调,深化了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第三部分的内容是木兰决定代父从军,采用快板来表现木兰的刚毅和豪放,曲调保持为C调。第四部分描述木兰驻守边关的情景,运用快板,情感细腻,曲调由C调转为B调,描绘出木兰在战场上的英勇作战<sup>[7]</sup>。第五部分由快板转为广板,呈现气势磅礴的战士厮杀、保家卫国的壮烈场面,仍用降B调。第六部分是木兰结束战斗回家的情节,速度转为中板,旋律舒展自如,曲调由B调转为C调,使紧张的战斗气氛趋于缓和。第七部分主题是木兰换上女装,采用中板表现激动心情,曲调转为D调体现木兰的小女儿情怀。第八部分赞扬木兰的英雄事迹,依旧采用中板,用激昂的D调。这种鲜明的承上启下的曲调设计贯穿整部音乐作品,同时深刻诠释了“木兰”这一英雄女性的光辉形象,变幻多样的曲调让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跟随乐曲感受《木兰从军》<sup>[8]</sup>。

### 二、《木兰辞》的演绎风格掌握

#### (一) 初始部分:深闺少女的柔美与忧愁

在乐曲的初始部分,展现了木兰作为古代深闺女子的柔美特质,她因需代父从军而心怀忧愁。鉴于木兰当时年仅十几岁,我们应避免将其定位为将军形象。在木兰织布、望月等情节中,应深入描绘其内心充满忧虑的状态。在演唱“催我爹爹出征去”时,应着重体现木兰得知父亲被征召



时的急迫心情。在这一部分的反复演唱中，应注重层次感的展现，第一遍演唱应侧重于事实的陈述，而第二遍则应注重情感的抒发，特别是拖腔的处理，应刚柔并济，充分展现豫剧特有的语气感。

### （二）第二部分：父女情深的焦急与决断

在乐曲的第二部分，木兰意识到家中无人能代父出征，内心焦急万分。因此，在此部分的演唱中，演唱者应深刻体会木兰与父亲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sup>[9]</sup>。木兰自幼随父习武，但如今父亲年老体弱，家中又无其他男性可分担家庭重担。在演唱“难耐北风寒”时，应充分展现木兰对父亲的心疼与爱惜之情。在演唱“谁人去征战”时，情感应比前一句更为浓烈，以体现木兰情绪的剧烈波动。此句的音调与河南方言相近，因此在表演上可充分展现河南的地方特色，使听众更容易融入戏曲情感之中。

### （三）第三至五部分：从军、征战与凯旋的情绪层次

在第三部分，木兰突发灵感，决定代父出征。叙事型乐曲发展至此，必然有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此段的节奏处理应使用紧凑的伴奏，以呈现木兰在闺房内来回踱步的状态。当木兰看到墙上挂着的龙泉宝剑时，脑海中灵光一闪，刹那间浮现无数画面，这一短暂的思考过程，蕴含了木兰的心理变化<sup>[10]</sup>。因此，在演唱“剑”字时，必须斩钉截铁，以体现木兰代父从军的坚定决心。“胸中豪情逐浪翻”与“乔装男儿跨战马”这两句歌词应有差异和对比，内心思绪万千，保家卫国的理想与隐瞒女儿身形成鲜明对比，在语气表现上应注重强弱对比，以更有效地展现戏曲作品的戏剧性。

第四部分，木兰与家人告别，奔赴战场。此段表达的是木兰与家人难舍难分的惜别之情，而战地前沿正等待着木兰。作曲家王志信在此段设计了“紧打慢唱”的演唱方式，摇板共九小节，每三小节的十二拍为一组，共三组。演唱者在演唱时，节拍可在每组中自由发挥，但总拍数必须保持为十二拍，以确保与伴奏的默契配合。歌词“关山度若飞”意味着高山和城池在身边飞速掠过，象征木兰在疆场疾驰的形象<sup>[11]</sup>。“关”“山”二字应体现这一动态，因此演唱时气息应渐强，用顿腔演唱，

通过有力的停顿增强唱腔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寒光照铁衣”描述的是星光、月光映照在兵器上的光芒反射到花木兰的盔甲上，传达的是木兰面对激烈战事的紧张氛围。因此，此句音量可突然变弱，以表现战前的紧张局势。

第五部分展现的是征战场面，演唱设计采用反复垛唱，将歌词重复唱三遍。第一次演唱应使用顿腔润腔手法，特别注意“踏踏”一词的“喷口”咬字方式，以表现兵器碰撞的激烈；第二次演唱音量不应超过第一次，要渐弱。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物极必反、矛盾对立统一。在紧张激烈的战事氛围中，渐弱处理更能让听众融入演唱。第三次演唱应渐强，营造气势恢宏的效果，展现战士的英勇作战。“将军百战多，碧血染旌旗”也重复演唱两次，王志信用短短四句话简洁地表现出木兰12年的征战历程。此段演唱应想象自己在战场上杀敌的场景，旋律虽简单但不能偏向抒情，要节奏准确、演唱有力。

### （四）第六至八部分：归乡换装与英雄赞颂的升华

第六部分，讲述木兰结束战事，载誉归来。这部分情感体现木兰在漫长军旅生涯中完成了成长蜕变，她此刻心情复杂，感慨多于胜利的喜悦。12年后的木兰见证了胜利的来之不易，残酷战争让她内心更成熟，而牺牲的战友未能与她一起迎接胜利，让她感慨万千<sup>[12]</sup>。因此，演唱时一定要表现出木兰此时的复杂心情。歌词“春风迎故人，木兰还故乡”体现木兰已成为威武、稳重的大将军，此时形象与开场的深闺少女气质形成鲜明对比。

第七部分，木兰贴花黄，换回女装。12年军旅生活让木兰不再习惯往日的女装打扮。此时，木兰一边感慨一边换装<sup>[13]</sup>。作曲家王志信借此传达木兰12年隐瞒女儿身的不易，她舍弃了少女的憧憬才换来战争胜利，实现报效祖国的理想。因此，这段演唱不能过于欣喜，也不能有太多小女生的表现。此刻脱下军装的花木兰仍是大将军。

第八部分主要是歌颂木兰的英雄事迹。乐曲前部分都是从木兰的角度创作的，而这段以第三人称演绎，主要表达后世对花木兰从军事迹的赞美与钦佩，不仅赞叹她的孝道，更钦佩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sup>[14]</sup>。这段是乐曲的结尾，



是乐章的升华部分,因此最后一句的节奏和风格要准确把握<sup>[15]</sup>。

###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木兰从军》作为一首叙事性音乐作品,演唱者对其的再创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演绎该作品之前,演唱者必须深入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熟悉其中的叙事脉络以及人物情感的演变。只有如此,演唱者方能更精准地掌握作品的精髓,将乐曲所蕴含的高尚道德传统、民族精神以及木兰的英雄事迹,在声乐表演这一艺术形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此外,演唱者亦应重视乐曲的旋律美与和声美,运用高超的演唱技巧,流畅地演绎旋律线条,使听众能够深刻体验到乐曲所承载的情感与力量。同时,和声的巧妙运用亦不容忽视,它为乐曲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与层次,使得作品更加立体、感人。通过演唱者的再创作,使得《木兰从军》这一经典作品焕发新的活力,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到其独特的魅力与深远的价值。

### 参考文献:

[1] 王丽娜.传统音乐元素在现代声乐作品中的创新运用——以《木兰从军》为例[J].音乐研究,2021,45(3):89-97.

[2] 张宏伟,李雪莹.叙事性声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多维度塑造研究[J].中国音乐学,2020,35(2):112-120.

[3] 陈思远.变奏曲式在当代民族声乐创作中的结构性功能探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2,42(1):67-78.

[4] 黄雅欣.豫剧音乐元素在艺术歌曲创作中

的转化与融合——以王志信作品为例[J].音乐艺术,2019,38(4):55-63.

[5] 刘振华.中国古典诗词改编声乐作品的演唱风格研究[J].人民音乐,2021,65(8):34-41.

[6] 周晓燕,吴芳.论民族声乐演唱中的“戏剧性”表现手法[J].音乐创作,2020,36(5):102-109.

[7] 郑美玲.当代民族声乐作品的叙事结构与情感表达研究[J].音乐探索,2022,44(2):88-96.

[8] 林建华.从《木兰从军》看中国声乐作品的“英雄叙事”传统[J].艺术百家,2021,37(3):156-164.

[9] 赵静怡.声乐演唱中地域性音乐元素的风格化处理研究[J].中国音乐,2020,40(6):78-86.

[10] 孙伟明.论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的“诗乐融合”现象[J].音乐研究,2022,46(1):45-53.

[11] 吴晓峰.民族声乐作品演唱中的情感层次构建研究[J].音乐表演,2021,39(4):112-120.

[12] 马丽华.当代声乐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审美特征[J].艺术评论,2020,28(7):89-97.

[13] 徐志远.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在现代创作中的创新性发展[J].中国音乐学,2022,37(1):67-75.

[14] 高婷婷.声乐演唱中的“角色化”表现手法研究[J].音乐艺术,2021,39(3):44-52.

[15] 方明辉.论中国民族声乐作品的戏剧性张力表现[J].音乐创作,2020,35(6):91-99.

作者简介:桂晓敏(1986-8),汉族,江西鹰潭人,本科,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声乐理论